

史地小叢書

張騫西征考

桑原隲藏著
楊鍊譯

行

張騫西征考

博望侯張騫，在西漢武帝時代，爲初開漢朝與西域交通之人物，凡研究東洋史之一端者，類能知之。因此，以之爲研究會之講題，似覺過於平凡。但從來東西之幾多學者，不問其直接間接調查張騫遠征之事實如何，觀其結果，似多意外不充足之處。故吾輩在今日之演講中，卽率直指摘前賢所說之不充足，而擬一述吾輩對此之新解釋與意見焉。

張騫遠征之目的，固不待論，爲與西域之月氏同盟，而欲夾擊匈奴，是以依照講演之順序，先就匈奴一言之。

所謂匈奴一稱，除匈奴之普通名稱外，見於中國記錄上者，復有左列種種名稱：(一)

1. 獫狁 (「史記」匈奴傳)
2. 獯狁 (「詩經」采薇篇)
3. 薰粥 (「史記」匈奴傳)
4. 獯粥 (「史記」匈奴傳註)

5. 葷粥（「史記」五帝本紀）
6. 獯鬻（「孟子」梁惠王下）
7. 薰育（「史記」殷本紀）
8. 薰鬻（「吳越春秋」吳太伯傳）
9. 恭奴（「漢書」匈奴傳）
10. 凶奴（「釋迦方志」卷上）
11. 獫狁（「漢書」匈奴傳）
12. 兇奴（「大唐求法高僧傳」卷上）
13. 熏粥「史記」五帝本紀註）
14. 葷狁（「會昌一品集」卷二）

有清之何秋濤於其「王會篇箋釋」中言曰：

按葷粥，獫狁，匈奴，三名，並一聲之轉。

而白鳥博士於所著「匈奴及東胡種族語言考」中，亦略述同樣之意見。(一)實則不僅葷粥，獫狁，匈奴三名爲然，卽上揭十數種名稱，其間雖有輕重差別，然所表者畢竟爲同一之音也。

據釋迦傳記中所書 Lalita-Vistara，釋迦在其學生時代，與師匠之 Vigvāmītra 毗奢蜜

多(選友)就六十四種書問答之，而其六十四種文字中，有所謂 Hoūna 之書。(三) Lalita-Vistara 之漢譯，在西晉時代完成之「普曜經」第三卷中，對此 Hoūna 以匈奴二字充之。又在唐時完

成之「方廣莊嚴經」第四卷中，則以護那二字充之。(四)按梵語之所謂 Hoûna (Huna) 係指一般野蠻種族，尤其是指芬種族而言。(五)

「普曜經」中之匈奴，亦見及 Hoûna 之義譯，但又似爲其音譯。所謂義釋者，以匈奴爲 Hoûna，當頗饒興味，但若以匈奴與護那相等，而爲 Hoûna (Huna) 之音譯時，則中國匈奴一音，頗與西洋之 Hunni 或 Hunnen 相接近也。

西洋學者中，以中國之匈奴與西洋 Hunnen 創唱爲同一種族者，爲 De Guignes 氏。於公元千七百五十七年，於其公布之名著「匈奴通史」中，以 Hunni 或 Hunnen 之種族，卽中國人訛稱之匈奴。(六)氏言匈奴與 Hunni 爲同一發音。惟其後之 Klapproth 氏，謂中國之匈奴爲突厥種族，而西洋之 Hunnen 屬於芬種族，決難承認其爲同一之種族。(七)故卒致匈奴與 Hunnen 之同一說，一時頗失其勢力，但至公元千八百九十九年時，Hirth 氏於其所著「Volga = Hunnen 及匈奴考」中，主張見於「魏書」之匈奴王忽倪，卽 Hunnen 王之少子 Hernac 其人，(八)自此以後，使 De Guignes 氏所唱之匈奴與 Hunnen 同一說，再得學者多數之贊同。

關於匈奴應屬何種族之問題，在古來東洋學者間，異說紛紛，迄未一致。如 Pallas, Hyakinth, Neumann, Howorth 等氏，均言匈奴爲蒙古種族。而 De Guignes 及 Klaproth 氏以來之多數學者，則主張其爲突厥種族。Saint Martin 氏復認爲芬種族。(九)

在日本着手此問題者，爲白鳥博士。博士最初斷定匈奴爲突厥種族。(一〇) 但不久即捨棄前說，主張匈奴爲蒙古種族矣。(一一) 吾人對此問題，設無深切知識，則縱令 Hirth 氏之匈奴與 Hunnen 同一說成立，而此西洋之 Hunnen，或有認爲突厥種族，或有認爲芬種族，學者間猶無定論，是以在最近之將來，而欲批判本問題之是非，似覺不易。

據「史記」之匈奴傳：匈奴祖先爲夏后氏之後，卽所謂淳維者是。其與夏后氏之關係固難憑信，惟淳維 Shun-Wei 之發音，與 Humi 想稍接近。或謂此因淳維始祖之名，方發生所謂匈奴種族之名稱，然乎否乎？始祖之名或有力之君主名稱，嘗負有其種族或部族之名稱，在塞外種族之間，其實例甚夥。如鮮卑種族之吐谷渾部，卽取名其祖先吐谷渾。(一二) 又如白匈奴噶噠 Ephthal 種族，亦係取其王之名，而定種族之名稱者。(一三) 又據 Abulgasi，雖不能過信，然亦

傳稱突厥蒙古韃靼等種族之名稱，爲其祖先 Tirk 或 Turk 之六世孫，因雙生兄弟之 Tater-Chan 及 Mungel-Chan 而得名。(一四)

視淳維與匈奴爲同一之發音者，雖稍涉牽強附會，然 Sh, Kh, H, 三音之彼此轉訛，在音韻學上，當非絕無。(一五) 據樂彥之「括地譜」(一六)

夏桀無道，湯放之，鳴條，三年而死。其子獯粥，(中略)避居北野，隨畜移徙。中國謂之匈奴。然則「史記」之淳維與此獯粥，當爲同一人矣。(一七) 又唐司馬貞之「史記索隱」中：

唐虞已上曰山戎，亦曰熏粥。夏曰淳維。殷曰玁狁。漢曰匈奴。

右記所說。(一八) 就全體言，尙有彼此爭論之點。惟總之，熏粥淳維玁狁匈奴等文學縱異，而表示同一種族之證據，卻充分，且足證所謂淳維之文學，用作種族名稱，同時復爲其祖先名稱，因此吾儕前述之臆測，大可以此爲根據之材料也。(一九)

匈奴與漢族衝突甚早。據「史記」所載黃帝時代之事，或唐虞時代之事，固難憑信，惟由「詩經」或「孟子」之記載推測，由殷末至周之中葉，匈奴主要以今之陝西北部爲根據，其勢力頗

隆盛也。(二〇)但匈奴之全盛，實在秦末漢初，自有名之冒頓君臨匈奴以來，始有此局面，以前尚無如是勢力耳。當時在匈奴西方之月氏，與匈奴東方之東胡等，皆有與匈奴同等之勢力，或更優於匈奴，故在冒頓父親頭曼(二一)時代，冒頓曾質於月氏，又在冒頓即位之初，東胡曾提出種種難題，此等事實皆見於「史記」之匈奴傳中。冒頓不久即滅東胡，破月氏，而開匈奴之全盛時代，在「史記」中亦記：「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」之句。冒頓之名，據Hirth氏以突厥語之Babbar-dur或Baktur(勇者之義)充之，而白鳥博士則以Bogdo(神者之義)充之。(二二)二者俱不肯冒頓建偉業者之聲名。

關於冒頓即位年代，難知正確，(二三)惟其死在西漢之文帝前六年，即當公元前百七十四年之時。承其後者，爲其子稽粥，(二四)即爲老上單于，由公元前百七十四年至百六十一年而君臨匈奴者。即加月氏以最後之痛擊，殺其王，而以其頭蓋作飲器之人也。

月氏又作月支，或作月氏，但此恐係月氏之誤。(二五)此種族不若匈奴之早見於中國史上。

「在湯四方獻令」(二六)之北狄之中，列有月氏一名，但不足爲真實之根據。而「逸周書」之王會篇中，有禺氏駒駘之句。蓋在周成王時，朝貢之四夷中，有所謂禺氏一種族貢獻駒駘(二七)之獸類。有清何秋濤斷定此禺氏卽月氏。(二八) 禺與月之音相近。卽今日之北平音中禺爲 Yi 音而月爲 Yieh 音也。何秋濤之說，似足憑信。按禺氏之事，曾再三見於「管子」中，據其揆度第七十八之記載：

北用禺氏之玉，南貴江漢之珠。

通常以禺氏爲西北之戎，傳爲玉之產地。秦漢之際，月氏之根據地，爲今之甘肅，扼天山南路之門戶。故天山南路所產之玉，通過此地而輸入中國內地，彼所謂玉門一名稱，恐卽因此事實而稱之者。以今之和闐爲中心，天山南路一帶地方，爲古來產玉之地，此乃中國周知之事實。流於和闐側面和闐河激流之一，名爲玉隴哈什 (Yurung Kash) 及喀喇哈什 (Kara Kash) 河。前者爲白玉河之意，後者爲黑玉河之義。南山所產之玉，由此河道流出。和闐河下流爲塔里木 (Tarim) 河，但塔里木河在「周書」異域傳中作計戍水，在「魏書」西域傳中則作計式水。Remusat 氏以此、

計式與計戍爲突厥語之 *Kasch*，作玉義解。(119) 在「梁書」之西北諸戎傳中，見以此河作玉河，因此，不得不認 *Rémusat* 解釋之正當。除禹氏與月氏之音相近外，由其所在之位置或產物推測之，認此兩者爲同一者，確有可能。

關於月氏之種族，爲今日學者猶未解決之問題。De *Guignes* 氏認月氏爲韃靼種族之一派。而 *Klaproth* 則開始斷定月氏爲西藏種族。其後 *St. Martin* 與 *Tomaschek* 等均主是說。但 *Klaproth* 氏不久即捨棄前說，改認月氏爲 *Goth* 種族。又 *Lassen* 氏認月氏爲突厥種族，近來 *Hirth* 氏或白鳥博士，亦皆傾向突厥之說。(110) 吾輩如曩所述，關於人種問題，因無容喙之智識，不敢爲是非之批判也。

在秦漢之際，月氏之所在地，據「史記」之大宛傳記載：

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。

關於白鳥博士之考證，載「烏孫考」中。雖爲十分綿密之考證，但因其主要的烏孫之位置有誤，結果，月氏之位置亦隨之而誤。白鳥博士以烏孫之原住地，斷定在今之甘肅省安西州黨(Tarbi)

河及布隆吉爾 (Bulungir) 河流域，而以月氏擬烏孫東面之甘州府地方。至最近，更定月氏之根據地在其東之涼州府。(三二) 但此擬定，與吾輩之想像不一致。在「左傳」之昭公九年記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之句。後魏酈道元之「水經注」中，見有解釋此句曰：(三三)

「春秋傳」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。杜林曰敦煌古瓜州。(中略) 瓜州之戎。并于月氏者也。按杜林爲漢初居於河西之學者，對於此方面之地理，爲最有信用之人。據杜林曰：「左傳」中之允姓之戎所占之瓜州，卽爲漢之敦煌，故居瓜州之允姓之戎，又因其地名，而名之曰瓜州之戎。依照「水經注」之記載，月氏滅此瓜州之戎而占據敦煌之地。按月氏之滅瓜州之戎，雖不明其時代，但或爲戰國時代。(三三) 烏孫既與瓜州之戎無同一之確證，則可斷定漢代之敦煌，卽今之甘肅省安西州地方爲月氏根據地，較烏孫爲可信。梁荀濟於其上武帝之論佛教表中云：(三四)

「漢書」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。世居敦煌。爲月氏迫逐。遂往葱嶺南奔。(中略) 仍訛轉以塞種於釋種。其實一也。

固不待論，其實際有誤，惟揆其所以發生錯誤之道，因「漢書」中有月氏敗於匈奴，由敦煌移至

今之伊犂地方，而迫逐其地原住民者之塞族於南方等事實，與「水經注」等所載，謂月氏滅允姓之戎（瓜州之戎）而占領瓜州（敦煌），遂混淆而傳說者也。否則，或爲最初以排佛爲目的之荀濟，故意牽強附會，亦未可知。彼以釋種爲塞種之訛轉，更以塞種斷定爲見於「左傳」之允姓之戎，使釋種所出之佛，排斥其與被放逐於邊裔之三苗與允姓之戎，爲同類之夷狄，畢竟此與南齊之顧歡之「夷夏論」等爲同一主意也。荀濟所云固然事實有誤，但其間南北朝時代之學者，一般俱信月氏之根據地爲敦煌，此一事實，當可承認。在「舊唐書」之地理志中，明定敦煌爲月氏之故地。（三五）吾輩由上述之事實推測，以月氏之根據地，認在河西之西部爲允當，及後在考證烏孫之故地時，當更能明確解決此問題。

月氏原據於河西之西部，但自併吞烏孫後，則東部烏孫之根據地，亦歸月氏，至此河西一帶，均爲月氏之領土矣。引用「史記」之匈奴傳及大宛傳之註之「史記正義」中，曾記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之地，又「大清一統志」舉甘肅省之涼州府甘州府肅州府安西州一帶之地，爲月氏故地，而指其時代之事實者，始覺是妥當之解釋。（三六）

月氏在秦漢之際，勢力強大，時凌匈奴，及至西漢之初，乃爲匈奴之冒頓單于所破，在孝文帝時，蒙受冒頓單于之再度打擊，復遭老上單于之最後痛擊，於是除其羸弱者逗留故地外，其大多數俱移轉於故國後面之西北方，卽於今之伊犁地方，新建大月氏國焉。

月氏之移轉，爲東洋史上之大事件，惟其年代則不明瞭。而一般學者各自任意決定其年代。今試以主要的學者之年代列記於左：

Lacouperie; *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*. p. 219.

公元前百七十六年

Franke; *Beiträ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zur Kenntnis der Türkvölker und*

公元前百七十年頃

Skythen Zentralasiens. S. 30.

Klaproth; *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'Asie*. p. 132.

公元前百一六五年

Lassen; *Zur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und Indoskythischen Könige*. S.

249.

公元前一六三年 (三七)

De Guignes;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Hunnen. Bd. I. S. 153.

公元前一六二年

Gutschmid; Geschichte Irane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. S. 59.

公元前一六七——一六一年

Shiratori; Beitrag zur Geschichte und Sprache des Centralasiatischen Wusun-

Stammes. S. 13.

公元前一七四——一五八年

Richtshofen; China. Bd. I. S. 449.

公元前一五七年

Stein; Ancient Khotan. Vol. I. p. 53.

公元前一五〇年頃

異說雖多，(三八)但依吾輩之研究，上說皆誤。就中最近於事實者，爲白鳥博士之說。然仍爲錯誤。按白鳥博士之說，揭於明治三十四年一月之「史學雜誌」中，「烏孫考」記載甚詳，約言之，月氏之移轉，成於匈奴之老上單于在位年間，而老上單于之時代，據「史記」匈奴傳，適當公元前百七十四年至百五十八年，故斷定月氏之西北方移轉亦在此時。月氏之移轉，固以依老上

單于之時代爲妥當，但關於老上單于之在位年代，斷定爲公元前百七十四年乃至百五十八年者實誤。

蓋「史記」之匈奴傳中的紀年，誤者甚多。至少，老上單于時代之紀年之難以憑信者，一瞥下列之對比年表即明白：

後元三年 (公元前一六一)	和親已定始於今年	「史記」本紀	「漢書」本紀	荀悅「漢紀」	徐廣註	「史記」匈奴傳	「漢書」匈奴傳
後元四年 (公元前一六〇)			六月匈奴和親	同	軍臣單于立	遺匈奴書與單于和親	同
後元五年 (公元前一五九)							*後四年(後元四年)老上死軍臣立
後元六年 (公元前一五八)	匈奴入上郡雲中	冬匈奴入上郡雲中				後四歲老上死子軍臣立	軍臣立歲餘匈奴大入上郡雲中
後元七年 (公元前一五七)	六月帝(文帝)崩	六月帝崩	同	上	孝文後元七年崩		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
孝景帝前元年 (公元前一五六)							
前二年 (公元前一五五)						軍臣立四歲匈奴大入上郡雲中	
前三年 (公元前一五四)						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	

*「漢書」匈奴傳之後四年老上死軍臣立之句，稍覺暗昧，茲以後四年解作後元四年，圖與本紀一致。

卽「史記」匈奴傳之紀年，在孝文帝之後元時代，實際上各較後約三年，當能了然。在「史記」匈奴傳之註中，東晉徐廣之單于紀年，可憑信者多，故吾輩據之，斷定老上單于之在位年代，在公元前百七十四年乃至百六十一年也。（三九）因此，月氏之移轉，當亦在其時。

對匈奴策，爲孝文帝時代之當面的大事業。稱爲才子之賈誼，與稱爲智囊之晁錯，皆對匈奴策發揮滿腔之意見者也。賈誼於其「新書」之匈奴第二十六中云：

將必以匈奴之衆，爲漢臣民制之。令千家而爲一國。列處之塞外。自隴西延至遼東。各有分地。以衛邊。使備月氏灌窳之變。

歸納其意見，欲將利祿酒色懷柔誘惑匈奴，以當漢邊塞之守備，惟其中值得注意者，爲使備月氏灌窳之變之句。與此月氏並記之灌窳，實卽見於「史記」匈奴傳及「漢書」匈奴傳之渾庾，又引於「三國志」之「魏略」中所見之，渾窳，皆相同一，至其地點之所在，卻難指定，惟可視作與當時月氏同在漢之北邊不遠處，亦一塞外種族也。（四〇）據賈誼之記錄，彼建議此對匈奴策略

之當時，月氏猶未移轉於西北方，依然以甘肅之河西地方爲根據，且不得不承認其尙有相當之勢力。否則，賈誼不致對月氏有邊塞警戒之議也。

關於賈誼建議此對匈奴策略之年代，不載於新書。「漢書」之賈誼傳所收者，與「新書」之對匈奴策略大同小異，而此最緊要之建議年代，亦未明記。據北宋之司馬光「資治通鑑」中，定爲孝文帝前六年（公元前一七四），而東漢荀悅之「前漢紀」中，則定爲孝文帝前八年（公元前一七二）。一般學者大多信從「資治通鑑」所載，甚至如專門研究匈奴問題之清沈惟賢氏，亦相同。（四二）但依吾輩所見者，「資治通鑑」之紀年，毫不足憑信也。

載於「漢書」賈誼傳中之賈誼對匈奴策略，就有曰：

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。伏中行說而答其背。

中行說者，固不待論。爲由漢孝文帝時遣於匈奴老上單于之閼氏（四二）（皇后）以漢宗室女之賤，旋降於匈奴，洩漏漢之虛實，爲漢大患之人物也。老上承其父冒頓之後，爲匈奴之單于，乃孝文帝六年（公元前一七四）之事。

故漢宗女之入匈奴，最早爲孝文帝七年，其媵中行說之降於匈奴，而實際以漢爲苦，受漢君臣之怨者，當更在若干年之後。然則「資治通鑑」之定爲前六年，斷不妥當。如南宋王益之之「西漢紀年」中，已改爲八年矣。（四三）

賈誼之上對匈奴策爲孝文帝八年（四四）當時月氏猶居河西地方，其西北移轉，爲自然之結果，不得不斷定其爲以後之事也。若賈誼「新書」之記事有信用，則月氏之移轉，必發生於孝文帝之前八年（公元前一七二）至老上單于死年，即孝文帝之後三年（公元前一六一）或後四年（公元前一六〇）之間。

月氏移轉於伊犁地方後，猶不忘受匈奴再三之大屈辱，籌劃伺機復讎之計劃，但未得實行，復爲其年來之仇敵烏孫種族所擊破，更離新占領地，而遭逢移轉中央亞細亞方面之運命矣。

烏孫一名之出現於中國史上，較後於匈奴與月氏。在「史記」以前，似不見其名。烏孫究屬於何種族，學者例無定說。De Guignes 氏認爲韃靼種族，Neumann 氏則指爲芬種族。而Ka-